

中國謠俗論叢

朱介凡 著



中國謠俗論叢

朱介凡・著

自序

爲了研究中國諺語的社會背景，也藉以覓求稀罕地方性的諺語句子，近三十年來，我瀏覽了南北各地州縣方志約兩千餘種。果然頗有所得，都經隨手寫入札記，又登錄入卡，以便排比分類，用於纂述。〔中華諺語志〕的寫述，乃因而更見內容充實，不枉費這段歲月奔走臺北各圖書館，埋頭閱讀的辛勞。塵封已久，幾十冊幾十冊的線裝書，搬進搬出，好不麻煩了圖書館的工作者，順便在此一提，我內心的感激。

中國方志，是歷史的、地理的、政治的、經濟的、藝文的、目錄學的、社會的、氏族的、人物傳記的，以及博物、自然的書冊，卻也是謠俗性萬分豐富的書冊。現存方志，以清代初葉、中葉、末葉三階段所纂修者爲多，估計約佔十分之八強。有關謠俗事

物的記述，皆出之漫不經意的信手拈來。惟其這樣，乃特爲可貴。民國年代，人們有了新的史學觀念，不再卑視民間事物，這時期新修的方志，約佔現存志書總量的十分之二弱。其記述謠俗事物，皆闢有專篇記述，不再像以前，論到地方風俗，僅只寥寥數語，或是略略陳述衆所周知的歲時節令，就交代過去。

方志的瀏覽，凡是屢屢遇到的同樣事物記述，自然引人注意。這就是本書「七十二」、「九十九」兩文的緣起。九十九卡片資料既多，排比後的寫述，申論到「敬器的禮俗傳承」。九九「陽氣」之極，君子謙謙戒滿盈，這種哲理與德行，惟中國人古今相傳承不已。先總統 蔣公之喪，奉厝慈湖，靈車隊九十九輛；中正紀念堂第一期工程完工，由瞻仰大道進入廳堂，要步上九十九級臺階，正是禮制上特意安排。若非長年長月鑽研方志，是不會遇到這題目，無心栽柳柳成蔭。

「九頭鳥傳說」，則是有意的寫述。多方留心有關我湖北人的這一條風土諺語，把積年閱讀所得的卡片資料，貫串論證而成。

「武漢鄉野民俗修學旅行」，是一個理想，但絕非夢想。此生未得實踐，應必有同道在未來歲月，獲此機遇。他日，凡屬專習民俗學的學生，其田野工作與研究作爲的起步，應該先從自己鄉土社會下手，方可做到瑣細不遺的地步。民俗學課題，本就是一些

瑣細事物以及那無形體可尋的——口耳相傳的文化遺跡。目前，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以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，正是這樣在做。

「中國人的年」，這部大書的構想，不必成功自我，後之來者，信有爲此而下力的朋友。

「中國禮俗的激變」，若非「中國論壇」索稿，也不會自己抓住這題目。陳年記憶，不經提起，就消失了。老朽們的社會價值，或在是乎？

總之，本書各篇，都非當前社會熱門課題。有此一番探究，可幫助人們記憶，原來謠俗事物有如許林林總總的世界存在。「文化財」的保有與研究，乃當前朝野急起直追的施政目標，本書應不失爲重要參證。

西方學者探討「漢學」，如今越來興致越高，本書的論述，或者也不無貢獻。

民國十六年，在廣州的國立中山大學（因爲這年也有了在武昌的中山大學，武漢大學的前身）出版了「民俗周刊」，形成風起雲湧的情勢，後改季刊，直到抗戰勝利之後，致力中國謠俗的調查與研究，持續二十餘年。現在中山大學已在臺灣高雄復校。或許，這昔日學風，也會有所承繼。

羅香林爲早期「民俗」活躍學者之一。當時，他常跟學生們感歎於中國民俗學所儲

資料之萬分豐富，有待大家的發掘與治理，總好說兩句話頭：

此地藏銀一萬兩

先人遺下後人尋

幾年前，中國民俗學會特在臺北自由之家舉行茶會歡迎他。我倆特別談論到客家歷史文化的研究。不久，羅氏逝於香港。幸而，臺北的「文星叢刊」，民國五十五年爲他出版了一本「民俗學論叢」，其中「關於民俗的平常話」，乃民國十八年十月至十九年一月，斷斷續續所寫，好些意見今天仍值得我們重視。

謠俗學爲民俗學的別名。「謠俗」一詞，首先見之司馬遷筆下。〔史記〕「貨殖列傳」序文，於列論南北各地物產之後，緊接着說：「此其大較也，皆中國人民所喜好，謠俗、被服、飲食，奉生送死之具也。」風謠、謠諺、習俗、禮俗、風俗，皆屬謠俗一詞的內涵。太史公這「喜好」的認定，真說得入木三分，可圈可點。民俗學前輩江紹原，民國二十一年編譯了一本「現代英吉利謠俗及謠俗學」，也定然是感到這「謠俗」比「民俗」——用北平話說：「挺有意思」。可以說，這別名，特有其中國味道。二十四年十一月，生活書店初版「全國總書目」，名重一時，誤此書名爲「現代英吉利歌謠及謠俗學」，雖只一字之差，題示的內容，就差欠去好多了。可見目錄學、版本學、校

勘學，並非太是咬文嚼字的斤斤計較也。

發表這些文章的，是：「中國論壇」，「湖北文獻」，「中原文化與臺灣」，「愛書人」，「東方雜誌」，「臺灣風物」，「暢流」，「榮光周報」，「青年戰士報新文藝副刊」，「天聲雙月刊」，謹此擁總致謝。

謝謝聯經樂意出版這部書。希望書中所陳述的，多多少少能有些識見超乎江紹原、羅香林他們。否則，這本書就無啥價值了。極滿意編輯部給這書所定下的印刷規格，相信讀者也必同感欣然。

朱介凡

民國七十三年三月十六日

目錄

自序·····	(一)
中國禮俗的激變·····	一
武漢鄉野民俗修學旅行·····	二一
臺灣禮俗之特彩·····	二九
「中國人的年」之構想·····	八一
為美國朋友說中國年·····	九一
七十二·····	一〇一
九十九與敝器的禮俗傳承·····	一一七

九頭鳥傳說·····	二一七
序伍稼青〔武進禮俗謠諺集〕·····	二六七
徵詢「西來庵事件」的謠俗傳說·····	二七七
臺灣的瘟神·····	二八三
老兵戰鬥史實、生活經驗與鄉土謠俗 之纂述·····	二八九
窗、橋、塔·····	二九三
民俗、漢學、文化復興·····	三〇三
本書作者其他著述·····	三一七

中國禮俗的激變

這一百多年的中國，歷史上最大變局。紛至沓來的，經過了多次思想、文化、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的變革。

西方社會呢，工業與科技的發展，了不起的燦爛輝煌，而於兩次世界大戰，見其精神困窮，如今正呈現着「按鈕戰爭」毀滅人類社會的危機。

是這般背景，引發了中國禮俗的激變。

一 辮子、小腳、披頭

民國新建，志士們莫不天經地義的認定：一切舊事物，都當隨滿清的推翻，而除舊

創新。男人剪辮子、女人放小腳，自屬時勢所趨——這兩樁小事體，直到民國十五年革命軍出師北伐，又經過了一番社會革新勢力的大震盪，然而在中原以及其他好些並非邊遠閉塞的地區，仍然還有不少人，他不肯剪辮子，也不願放小腳。政府強制執行，方乖乖聽從了。十七年夏，我任職河南密縣縣政府第一科科員，在趕集的日子，帶着警察，拿了大剪刀，擋住城門口，半勸說半逼的剪去了一些大男人的辮子。婦女會女同志，挨家挨戶檢查，建議、勸導、強制，種種手法齊施，還帶了放足藥水，逼着那些愛女情深的好媽媽們，哭哭啼啼，撕除了她小女兒的臭裹腳布。

昔日中國婦女，小時候莫不是攙斷了一雙腳板骨，纏成三寸金蓮，那血肉淋漓的苦楚，誰沒有受過？誰不知道「小腳一雙，眼淚一缸」的悲號呀。客家人、旗人、苗僑，婦女是不纏腳的。分析起來，有它歷史的、政治的、社會生活的一些因素。

中國婦女生活史上，就有這麼一段少見人提起的事實。民國十五年十一月，在武昌兩湖書院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（也即是黃埔軍校第六期），女生隊，她們對天下國家所抱的志趣，實比辛亥革命時的女子北伐隊，更為過之。試舉一小例，有位激進派，認私有財產為罪惡，竟把家中佃戶租約、借據、地契，一把火燒毀，被老父氣得攆出家門，而逃奔到武漢（據朱其華民國三十年撰「回憶錄」稿所述）。這些女兵，多出生於民前

四、五年，都是中上人家的閨秀，當其穿上戎裝，邁着大步，走在武漢街上，頓被發現，其中有大半數是纏過小腳的。人們並不因此有什麼揶揄，而只是對這些青年女性，深深引致一番尊敬的心情。有一部書可以爲證，就是黃白薇「炸彈與征鳥」。再麼，自然是謝冰瑩「女兵自傳」了。謝冰瑩大姐正是這女生隊的活躍人物。至於現在的臺灣，有一所原本風氣很好的大學，竟然隨波逐流，聽任男生通通「披頭」，和那少數洋教授一樣。這美麼？健康麼？特見丈夫氣概麼？從根底去分析，這只是青少年學養未厚實的表徵。披頭之爲人生意態的不健全，早已衆所共認，這絕不可以「習俗移人，賢者不免」的說法來辯護。

臺北希爾頓飯店，那身爲外國人的總經理，以緩發薪水的措施，勸導中國員工，不可披頭。他這作法，必然是很經過了一番思考。

二 藝術家由高狂而歸於尋常

四十年前，凡以藝術家自命者，莫不擺出那法國藝術家的派頭：醇酒、女人、浪蕩不羈，以做得不像中國人爲美。現在呢，名實相副的藝術家，比之當年要多到十倍二十倍而不止，自也有才氣、意

態、舉止狂放高傲之士，但大體看來，如今的藝術家，少有如四十年前那麼裝腔作勢，空架子嚇唬人的。如今，他只是顯得是個中國社會平常君子人而已。可是，他的作品，比起當年那藝術家自命者，其高明不可以道里計。所以如此，自然有關學術思潮、社會風氣，尤其是日常生活，安於中國禮俗，而適應於現代中國藝術創造、發展的機運。

這番悟解、改變，不知基於多少藝術創造失敗與成功的過程，方始得之。咱們不可輕易看待這個事實。

三 辜鴻銘、王國維之時代迷失

討論近代中國禮俗的激變，我們不可不一提這位極令中外人士尊敬的前輩學人辜鴻銘先生。

吳相湘〔民國百人傳〕，以「辜鴻銘比較中西文化」為題，對這位賢者一生言行，做了很允當的評論。文前提要，末後幾句：「惟晚年反對共和及新文學運動諸言行，與新思潮背道而馳。歲月催人老，時代進步尤快，固執成見，自然落伍。」這貶責，並未過份。當他在北京大學研究所主講英詩課程，硬要拖長辯，持復辟之說。蓋棺論定，辜氏這行為，正是人生意態的不健全。其實，他在中西文化的會通上，並非那種抱殘守闕

的腐儒。

無獨有偶。王國維先生，也是咱們士林都尊敬的前輩學人。東渡日本時，他原已剪去辮子，西裝革履，儼然新少年；後因受羅振玉以清朝遺老自居的影響，又重新蓄髮留辮，講學清華大學研究院。清華本請梁啟超主持研究院，梁氏深自謙抑，力薦先生爲首席導師。民國十六年五月，革命軍北伐，聲勢震盪中外，北京城滿浮着謠言，王氏難於適應這個變局，擇了一個晴暖風和的日子，自沉於頤和園的昆明池。年才半百。否則，再活二十多年，那麼，靜安先生文史研究的成就，必益發了不起。王氏實死於中國禮俗新舊好壞之變，他的靈知，好似跌在他故鄉的海寧怒潮裏，給沖激得回旋盪轉，莫知所從。

四 臺、港前輩學人貫通中西的圓融風致

今日居留臺灣、香港的前輩學人，七老八十，譽滿國際者，並不乏人，以勤於爲學，明辨真理，皆呈現其貫通中西、智慧圓融的風致。由於不斷追求時代知識的緣故，這些前輩學人，實在是越年老，越顯得心志之年輕。依我看來，這些位長者，始終是處於民國八、九年「少年中國學會」的那番氣勢，所更具特點的是，長者們的圓熟明覺，

乃屬彼時之所無。

如有記者就近訪問方東美、陳啓天兩先生，當可證吾言非虛。若是談論到七八十年來中國禮俗新舊、好壞的激變，長者必然既唏噓，又興奮，會告訴咱們很多有關國家社會，安危榮辱，關鍵歷史機運的大事。

五 「年」——否定後之再認識

民國五十六年正月初一，臺北各報春節特刊，通載中央社特約專稿，林語堂「舊時過年」，是他「民國廿五年農曆除夕小記」，舊稿重刊。說的是，當時並不打算過陰曆年，甚至「作老虎負隅之勢，準備頑抗」。然而年來了，不期然而然，隨步習俗之中。大除夕那天早上，就像溪流的水勢一樣，順流而下，終於捲入浪潮裏了。正所謂，習俗移人，賢者不免。其文末抒感，可並非幽默文筆，說的乃是，一個中國人難得自外於這個社會四五千年傳承的禮俗。

正在愁思之際，忽聞隔壁鄰家的「天地炮」震天響，我的心弦顫動了，那炮一聲一聲的向我的胸膛壓來，東邊鄰家的炮聲又引起了西邊鄰家的炮聲。我不能認輸，拿了一張鈔票說：「阿經，給我買炮去，天地炮、鞭炮都要，大的，好

的，要響，要多！」這樣，在炮聲震撼時，我們一家都坐下，開始吃年夜飯，說也奇怪，這時，我心裏倒覺得快樂高興。

此文之前，林氏加上了幾句話：

三十年前我曾作英文小品，記陰曆新年，三十年後，我回國首次過農曆年，仍是那樣頑固，那樣貪歡，未敢以三十年後之我笑三十年前之我。深覺欲以天理逼人欲，以理智控情緒之不易，所以把那文章摘出來，不敢做模樣，只求同情相憐。

毛子水先生，以記憶難忘的心情，述他青年時代感受說，辛亥革命成功，沒有人不高興，但是民國元年正月初二要改陽曆，他當時爲此非常不愉快。他還表示以下的意見：好的文化與壞的文化，好的必不被破壞，壞的只可暫存。新曆舊曆，均爲好的文化。舊曆，把握住了月的朔望。而陽曆對於農事二十四節的日期很固定。關於這兩種曆法的名色，所謂農曆、舊曆，應正名爲陰曆，而新曆倒應是農曆。

這是民國五十七年元月二十七日，正聲廣播公司，邀請顧翊羣、芮逸夫、毛子水、俞大綱四位先生和我，座談「從春節習俗談中國文化」，毛先生當時發言的大意。我最後發言，乃就謠俗生活來說。

早在五十四年，我就曾寫過「年——否定後之再認識」一篇短文，刊於那年二月四日的「徵信新聞」副刊，後來收入拙著「泡沫」。

先是，正聲廣播公司於五十六年春節前，邀了陳紀澄、穆中南、趙友培、何容四位先生和我，座談「中國年與中國人」，原要邀謝冰瑩大姐，因病未出席；也預定有婁子匡兄，他住郊區，臨時未連繫上。五十八年，則以「過春節，談民俗」為題，出席何容、王紹清、唐紹華、鍾榮蒼四位先生和我。五十九年，座談「春節習俗與中華文化」，記者先訪王雲五先生錄音，跟從着雲老的高見與一番深深感慨，由王紹清、何容先生和我，相繼發言。

因為一連四次，在「臘時臘月」的「急景凋年」情味下，談論咱們這個年，自始我就有很大興趣，認為「中國人的年」，足可纂述成一部十冊二十冊猶不止的大書。我把他們十二位以及自己的發言要點，都有留記，共存稿五十頁。

這四次座談，印象至深，每到大年下，稍一憶及，彷彿猶如昨日。大家共同認定：不管社會生活怎樣變遷，這個年，關聯於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，禮俗教養，民族性與國民心理，以及羣體共同康樂、休閒、社交等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，它是使得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最大特色所在。觀乎海外華僑社會之固執喜愛這個年，與亞洲諸鄰邦感